

## 第 六 十 六 回

### 杀宁喜子鉉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

话说殖绰帅选卒千人，去袭晋戍，三百人不勾一扫，遂屯兵于茅氏，遣人如卫报捷。林父闻卫兵已入东鄙，遣孙蒯同雍钜引兵救之。探知晋戍俱已杀尽，又知殖绰是齐国有名的勇将，不敢上前拒敌，全军而返，回复林父。林父大怒曰：“恶鬼尚能为厉，况人乎？一个殖绰不能与他对阵，倘卫兵大至，何以御之？汝可再往，如若无功，休见我面！”

孙蒯闷闷而出，与雍钜商议，雍钜曰：“殖绰勇敌万夫，必难取胜，除非用诱敌之计方可。”孙蒯曰：“茅氏之西，有地名圉村，四围树木茂盛，中间一村人家。村中有小小土山，我使人于山下掘成陷坑，以草覆之，汝先引百人与战，诱至村口，我屯兵于山上，极口詈骂，彼怒，必上山来擒我，中吾计矣。”雍钜如其言，帅一百人驰往茅氏，如探敌之状，一遇殖绰之兵，佯为畏惧，回头便走，殖绰恃勇，欺雍钜兵少，不传令开营，单带随身军甲数十人，乘轻车追之。雍钜弯弯曲曲，引至圉村，却不进村，径打斜往树林中去了。殖绰也疑心林中有伏，便教停车。只见土山之上，又屯著一簇步卒，约有二百人数，簇拥著一员将，那员将小小身材，金盔绣甲，叫著殖绰的姓名，骂道：“你是齐邦退下来的歪货！栾家用不著的弃物！今捱身在我卫国吃饭，不知羞耻，还敢出头！岂不晓得我孙氏是八代世臣，敢来触犯！全然不识高低，禽兽不如！”殖绰闻之大怒。卫兵中有人认得的指道：“这便是孙相国的长子，叫做孙蒯。”殖绰曰：“擒得孙蒯，便是半个孙林父了。”那土山平稳，颇不甚高，殖绰喝教：“驱车！”车驰马骤，刚刚到山坡之下，那车势去得凶猛，踏著陷坑，马就牵车下去，把殖绰掀下坑中。孙蒯恐他勇力难制，预备弓弩，一等陷下，攒箭射之。可怜好一员猛将，今日死于庸人之手！正是：“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多在阵前亡。”有诗为证：

神勇将军孰敢当？无名孙蒯已奔忙。

只因一激成奇绩，始信男儿当自强。

孙蒯用挠钩搭起殖绰之尸，割了首级，杀散卫军，回报孙林父。林父曰：“晋若责我不救戍卒，我有罪矣，不如隐其胜而以败告。”乃使雍钮如晋告败。

晋平公闻卫杀其戍卒，大怒，命正卿赵武合诸大夫于澶渊，将加兵于卫。卫献公同宁喜如晋，面诉孙林父之罪，平公执而囚之。齐大夫晏婴，言于齐景公曰：“晋侯为孙林父而执卫侯，国之强臣，皆将得志矣。君盍如晋请之，寓莱之德，不可弃也。”景公曰：“善。”乃遣使约会郑简公一同至晋，为卫求解。晋平公虽感其来意，然有林父先入之言，尚未肯统口。晏平仲私谓羊舌肸曰：“晋为诸侯之长，恤患补阙扶弱抑强，乃盟主之职也。林父始逐其君，既不能讨，今又为臣而执君，为君者不亦难乎？昔文公误听元咺之言，执卫成公归于京师，周天子恶其不顺，文公愧而释之。夫归于京师，而犹不可，况以诸侯囚诸侯乎？诸君子不谏，是党臣而抑君，其名不可居也。婴惧晋之失伯，敢为子私言之。”肸乃言于赵武，固请于平公，乃释卫侯归国，尚未肯释宁喜。右宰谷劝献公饰女乐十二人，进于晋以赎喜。晋侯悦，并释喜。喜归，愈有德色，每事专决，全不禀命。诸大夫议事者，竟在宁氏私第请命，献公拱手安坐而已。

时宋左师向戌，与晋赵武相善，亦与楚令尹屈建相善。向戌聘于楚，言及昔日华元欲为晋、楚合成之事，屈建曰：“此事甚善，只为诸侯各自分党，所以和议迄于无成，若使晋、楚属国互相朝聘，欢好如同一家，干戈可永息矣。”向戌以为然。乃倡议晋、楚二君相会于宋，面定弭兵交见之约。楚自共王至今，屡为吴国侵扰，边境不宁，故屈建欲好晋以专事于吴。而赵武亦因楚兵屡次伐郑，指望和议一成，可享数年安息之福，两边皆欣然乐从，遂遣使往各属国订期。晋使至于卫国，宁喜不通知献公，径自委石恶赴会。献公闻之大怒，诉于公孙免余，免余曰：“臣请以礼责之。”免余即往见宁喜，言：“会盟大事，岂可使君不与闻？”宁喜赧然曰：“子鲜有约言矣，吾岂犹臣也乎哉？”免余回报献公曰：“喜无礼甚矣！何不杀之？”献公曰：“若非宁氏，安有今日？约言实出自寡人，不可悔也。”免余曰：“臣受主公特达之知，无以为报，请自以家属攻宁氏，事成则利归于君，不成则害独臣当之。”献公曰：“卿斟酌而行，勿累寡人也。”免余乃往见其宗弟公孙无地、公孙臣曰：“相国之专，子所知也。主公犹执硠硠之信，隐忍不言，异日养成其势，祸且倚于孙氏矣，奈何？”无地与臣同辞而对曰：“何不杀之？”免余曰：“吾言于君，君不从也。若吾等伪为作乱，幸而成，君之福，不成，不过出奔耳。”无地曰：“吾弟兄愿为先驱。”免余请歃血为信。

时周灵王二十六年，宁喜方治春宴，无地谓免余曰：“宁氏治春宴，必不备，

吾请先尝之，子为之继。”免余曰：“盍卜之？”无地曰：“事在必行，何卜之有？”无地与臣悉起家众以攻宁氏。宁氏门内，设有伏机。伏机者，掘地为深窟，上铺木板，别以木为机关，触其机，则势从下发，板启而人陷，日间去机，夜则设之。是日因春宴，家属皆于堂中观优，无守门者，乃设机以代巡警。无地不知，误触其机，陷于窟中，宁氏大惊，争出捕贼，获无地。公孙臣挥戈来救，宁氏人众，臣战败被杀。宁喜问无地曰：“子之此来，何人主使？”无地瞋目大骂曰：“汝恃功专恣，为臣不忠，吾兄弟特为社稷诛尔，事之不成，命也！岂由人主使耶？”宁喜怒，缚无地于庭柱，鞭之至死，然后斩之。右宰谷闻宁喜得贼，夜乘车来问。宁氏方启门，免余帅兵适至，乘之而入，先斩右宰谷于门。宁氏堂中大乱，宁喜惊忙中，遽问：“作贼者何人？”免余曰：“举国之人皆在，何问姓名乎？”喜惧而走，免余夺剑逐之，绕堂柱三周，喜身中两剑，死于柱下，免余尽灭宁氏之家，还报献公。

献公命取宁喜及右宰谷之尸，陈之于朝。公子鲋闻之，徒跣入朝，抚宁喜之尸，哭曰：“非君失信，我实欺子。子死，我何面目立卫之朝乎？”呼天长号者三，遂趋出，即以牛车载其妻小，出奔晋国。献公使人留之，鲋不从。行及河上，献公复使大夫齐恶驰驿追及之，齐恶致卫侯之意，必要子鲋回国。子鲋曰：“要我还卫，除是宁喜复生方可！”齐恶犹强之不已，子鲋取活雉一只，当齐恶前拔佩刀剃落雉头，誓曰：“鲋及妻子，今后再履卫地，食卫粟，有如此雉！”齐恶知不可强，只得自回。子鲋遂奔晋国，隐于邯郸，与家人织屨易粟而食，终身不言一“卫”字。史臣有诗云：

他乡不似故乡亲，织屨萧然竟食贫。

只为约言金石重，违心恐负九泉人。

齐恶回复献公，献公感叹不已，乃命收殓二尸而葬之。欲立免余为正卿，免余曰：“臣望轻，不如太叔。”乃使太叔仪为政，自此卫国稍安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宋左师向戌，倡为弭兵之会，面议交见之事。晋正卿赵武、楚令尹屈建俱至宋地，各国大夫陆续俱至。晋之属国鲁、卫、郑，从晋营于左；楚之属国蔡、陈、许，从楚营于右。以车为城，各据一偏。宋是地主，自不必说。议定：照朝聘常期，楚之属朝聘于晋，晋之属亦朝聘于楚，其贡献礼物，各省其半，两边分用。其大国齐、秦，算做敌体与国，不在属国之数，各不相见。晋属小国，如：邾、莒、滕、薛，楚属小国，如：顿、胡、沈、麇，有力者自行朝聘，无力者从附庸一例，附于邻近之国。遂于宋西门之外，歃血订盟。楚屈建暗暗传令，衷甲将事，意欲劫盟，袭杀赵武，伯州犁固谏乃止。赵武闻楚衷甲，以问羊舌肸，欲预备对敌之计，羊舌肸曰：“本为此盟以弭兵也。若楚用兵，彼先失信于诸侯，诸侯其

谁服之！子守信而已，何患焉。”及将盟，楚屈建又欲先歃，使向戌传言于晋。向戌造晋军，不敢出口，其从人代述之，赵武曰：“昔我先君文公，受王命于践土，绥服四国，长有诸夏，楚安得先于晋？”向戌还述于屈建。建曰：“若论王命，则楚亦尝受命于惠王矣。所以交见者，谓楚、晋匹敌也。晋主盟已久，此番合当让楚。若仍先晋，便是楚弱于晋了，何云敌国？”向戌复至晋营言之。赵武犹未肯从，羊舌肸谓赵武曰：“主盟以德不以势，若其有德，歃虽后，诸侯戴之。如其无德，歃虽先，诸侯叛之。且合诸侯以弭兵为名，夫弭兵天下之利也，争歃则必用兵，用兵则必失信，是失所以利天下之意矣，子姑让楚。”赵武乃许楚先歃，定盟而散。时卫石恶与盟，闻宁喜被杀，不敢归卫，遂从赵武留于晋国。自是晋、楚无事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齐右相崔杼，自弑庄公，立景公，威震齐国。左相庆封性嗜酒，好田猎，常不在国中。崔杼独秉朝政，专恣益甚，庆封心中阴怀嫉忌。崔杼原许棠姜立崔明为嗣，因怜长子崔成损臂，不忍出口。崔成窥其意，请让嗣于明，愿得崔邑养老。崔杼许之。东郭偃与棠无咎不肯，曰：“崔，宗邑也，必以授宗子。”崔杼谓崔成曰：“吾本欲以崔予汝，偃与无咎不听，奈何？”崔成诉于其弟崔疆。崔疆曰：“内子之位，且让之矣，一邑尚吝不予乎？吾父在，东郭等尚然把持，父死，吾弟兄求为奴仆不能矣。”崔成曰：“姑浼左相为我请之。”成、疆二人求见庆封，告诉其事。庆封曰：“汝父惟偃与无咎之谋是从，我虽进言，必不听也。异日恐为汝父之害，何不除之？”成、疆曰：“某等亦有此心，但力薄，恐不能济事。”庆封曰：“容更商之。”成、疆去，庆封召卢蒲癸述二子之言。卢蒲癸曰：“崔氏之乱，庆氏之利也。”庆封大悟。过数日，成、疆又至，复言东郭偃、棠无咎之恶，庆封曰：“汝若能举能，吾当以甲助子。”乃赠之精甲百具，兵器如数。成、疆大喜，夜半率家众披甲执兵，散伏于崔氏之近侧。东郭偃、棠无咎每日必朝崔氏，候其入门，甲士突起，将东郭偃、棠无咎攒戟刺死。崔杼闻变大怒，急呼人使驾车，舆仆逃匿皆尽，惟圉人在厩，乃使圉人驾马，一小竖为御，往见庆封，哭诉以家难。

庆封佯为不知，讶曰：“崔、庆虽为二氏，实一体也，孺子敢无上至此！子如欲讨，吾当效力。”崔杼信以为诚，乃谢曰：“倘得除此二逆，以安崔宗，我使明也拜子为父。”庆封乃悉起家甲，召卢蒲癸使率之，吩咐：“如此如此。”卢蒲癸受命而往。崔成、崔疆见卢蒲癸兵至，欲闭门自守。卢蒲癸诱之曰：“吾奉左相之命而来，所以利子，非害子也。”成谓疆曰：“得非欲除孽弟明乎？”疆曰：“容有之。”乃启门纳卢蒲癸。癸入门，甲士俱入。成、疆阻遏不住，乃问癸曰：“左相之命何如？”癸曰：“左相受汝父之诉，吾奉命来取汝头耳！”喝令甲士：“还不动

手！”成、疆未及答言，头已落地，卢蒲癸纵甲士抄掠其家，车马服器取之无遗，又毁其门户。棠姜惊骇，自缢于房，惟崔杼先在外，不及于难。卢蒲癸悬成、疆之首于车，回复崔杼。杼见二尸，且愤且悲，问癸曰：“得无震惊内室否？”癸曰：“夫人方高卧未起。”杼有喜色，谓庆封曰：“吾欲归，奈小竖不善执轡，幸借一御者。”卢蒲癸曰：“某请为相国御。”崔杼向庆封再三称谢，登车而别。行至府第，只见重门大开，并无一人行动，比入中堂，直望内室，窗户门闥，空空如也。棠姜悬梁，尚未解索，崔杼惊得魂不附体，欲问卢蒲癸，已不辞而去矣。遍觅崔明不得，放声大哭曰：“吾今为庆封所卖，吾无家矣，何以生为？”亦自缢而死。杼之得祸，不亦惨乎？髯翁有诗曰：

昔日同心起逆戎，今朝相轧便相攻。

莫言崔杼家门惨，几个奸雄得善终！

崔明半夜潜至府第，盗崔杼与棠姜之尸，纳于一柩之中，车载以出，掘开祖墓之穴，下其柩，仍加掩覆，惟圉人一同做事，此外无知者。事毕，崔明出奔鲁国。庆封奏景公曰：“崔杼实弑先君，不敢不讨也。”景公唯唯而已，庆封遂独相景公。以公命召陈须无复归齐国。须无告老，其子陈无宇代之，此周灵王二十六年事也。

时吴、楚屡次相攻，楚康王治舟师以伐吴，吴有备，楚师无功而还。吴王余祭方立二年，好勇轻生，怒楚见伐，使相国屈狐庸，诱楚之属国舒鸠叛楚。楚令尹屈建帅师伐舒鸠，养繇基自请为先锋。屈建曰：“将军老矣！舒鸠蕞尔国，不忧不胜，无相烦也。”养繇基曰：“楚伐舒鸠，吴必救之。某屡拒吴兵，熟知军情，愿随一行，虽死不恨！”屈建见他说了个“死”字，心中惻然。基又曰：“某受先王知遇，尝欲以身报国，恨无其地。今须发俱改，脱一旦病死牖下，乃令尹负某矣。”屈建见其意已决，遂允其请，使大夫息桓助之。

养繇基行至离城，吴王之弟夷昧同相国屈狐庸率兵来救。息桓欲俟大军，养繇基曰：“吴人善水，今弃舟从陆，且射御非其长，乘其初至未定，当急击之。”遂执弓贯矢，身先士卒，所射辄死，吴师稍却。基追之，遇狐庸于车，骂曰：“叛国之贼！敢以面目见我耶？”欲射狐庸，狐庸引车而退，其疾如风，基骇曰：“吴人亦善御耶？恨不早射也。”说犹未毕，只见四面铁叶车围裹将来，把基困于垓心。乘车将士，皆江南射手，万矢齐发，养繇基死于乱箭之下。楚共王曾言其恃艺必死，验于此矣。息桓收拾败军，回报屈建，建叹曰：“养叔之死，乃自取也！”乃伏精兵于栖山，使别将子疆以私属诱吴交锋，才十余合遂走，狐庸意其有伏不追。夷昧登高望之，不见楚军，曰：“楚已遁矣！”遂空壁逐之，至栖山之下，子疆回



战，伏兵尽起，将夷昧围住，冲突不出，却得狐庸兵到，杀退楚兵，救出夷昧，吴师败归，屈建遂灭舒鸠。

明年，楚康王复欲伐吴，乞师于秦，秦景公使弟公子鉏帅兵助之。吴盛兵以守江口，楚不能入，以郑久服事晋，遂还师侵郑。楚大夫穿封戌，擒郑将皇颡于阵。公子围欲夺之，穿封戌不与，围反诉于康王，言：“已擒皇颡，为穿封戌所夺。”未几，穿封戌解皇颡献功，亦诉其事，康王不能决，使太宰伯州犁断之。犁奏曰：“郑囚乃大夫，非细人也，问囚自能言之。”乃立囚于庭下，伯州犁立于右，公子围与穿封戌立于左，犁拱手向上曰：“此位是王子围，寡君之介弟也。”复拱手向下曰：“此位为穿封戌，乃方城外之县尹也。谁实擒汝？可实言之！”皇颡已悟犁之意，有心要奉承王子围，伪张目视围，对曰：“颡遇此位王子不胜，遂被获。”穿封戌大怒，遂于驾上抽戈欲杀公子围，围惊走，戌逐之不及。伯州犁追上，劝解而还。言于康王，两分其功，复自置酒，与围、戌二人讲和。今人论徇私曲庇之事，辄云：“上下其手。”盖本伯州犁之事也。后人诗叹云：

斩擒功绩辨虚真，私用机门媚贵臣。

幕府计功多类此，肯持公道是何人！

却说吴之邻国名越，子爵，乃夏王禹之后裔，自无余始封，自夏历周，凡三十余世，至于允常。允常勤于为治，越始强盛，吴忌之。余祭立四年，始用兵伐越，获其宗人，刖其足，使为閭，守“余皇”大舟。余祭观舟醉卧，宗人解余祭之佩刀，刺杀余祭。从人始觉，共杀宗人。余祭弟夷昧，以次嗣立，以国政任季札。札请戢兵安民，通好上国，夷昧从之。乃使札首聘鲁国，求观五代及列国之乐，札一一评品，辄当其情，鲁人以为知音。次聘齐，与晏婴相善。次聘郑，与公孙侨相善。及卫，与蘧瑗相善。遂适晋，与赵武、韩起、魏舒相善，所善皆一时贤臣，札之贤亦可知矣。要知后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